

日毛建交後的日本危機

朱少先

一 前言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就任不到三個月，在國際姑息逆流衝突，國內左翼輿論鼓噪及在野政黨、自民黨內親毛派、官僚、政客、財閥等層層包圍、壓迫下，九月二十五日赴中國大陸訪問，與周恩來會談。並於二十九日在北平發表「聯合聲明」。該項「聯合聲明」除了前言部份外，包括了下面九項協議：

(一)「日本聲明公佈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

(二)「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日本國政府充份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決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關係。兩國政府決定，按照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在各自首都為對方大使館的建立和履行職務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並盡快互換大使。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政府的戰爭賠償要求。

(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根據上述原則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兩國政府確認，在相互關係中，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

(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針對第三國的。兩國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的努力。

(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為了鞏固和發展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

(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為進一步發展兩國的關係和擴大人員往來，根據需要並考慮到已有的民間協定，同意進行以締結貿易、航海、航空、漁業等協定為目的的談判。

根據上項聲明，日本與毛共政權，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已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又於同日在北平宣稱：日本與毛共自即日起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中日和約和中日外交關係，因此而告終止。

我外交部曾就此發表嚴正聲明，宣佈與日本絕交，並譴責日本政府背棄條約義務，必須對此負起完全責任。聲明主要部份，有下面幾段：

「中華民國政府鑒於日本政府罔顧條約義務之背信忘義行為，茲宣佈與日本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並指出此應由日本政府負其完全責任。」

「蔣總統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係接受日本戰敗後投降之政府，並係於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根據舊金山和約與日本締訂和平條約，終止戰爭狀態，恢復兩國外交關係之政府，且中華民國政府一貫係在本國領土上依照憲法行使主權，自締結中日和約迄今，兩國間情勢並無任何改變，以是，所有由田中政府片面背棄中日和平條約，勾結中共匪偽政權，所產生之一切行為，凡屬損及中華民國政府合法地位，領土主權及一切合法權益者，均為非法無效，其由此所引起之嚴重後果，亦均應由日本政府負完全責任。……」

我政府發表上項聲明之後，戰後二十年來一向保持友好的中日外交關係

，因田中政府的背信忘義行爲，正式宣告斷絕。

但我政府對日本政策，秉承 國父孫中山先生遺志，一向寬大爲懷，而且田中政府此次與毛共勾搭，絕非代表大多數日本國民，因此，在我外交部聲明末段中說：

「中華民國政府深信，田中政府的錯誤政策，並不影響日本國民對蔣總統深厚德意的感謝與懷念，我政府對所有日本反共民主人士仍將繼續保持友誼。」

事實證明，中日斷交之後，仍有不少日本反共愛國團體代表或個人，陸續來我國訪問，此等人士對田中政府譴責之嚴厲，甚至在我國國民之上。目前日本一般有識之士已經預言，日本與毛共之間的蜜月，最多不會超過一年。過了這段時間，毛共便會顯出它本來猙獰面目，到時田中政府即使還想與毛共勾搭，國民亦將羣起反對。

以上這種判斷，決非日本人士爲討好我們而說，也不是我們自我陶醉，歷史的發展，將爲最好的證明。在此，我們可從這次田中與周恩來建交談判經過及聯合聲明內容，加以說明。

過去很多年中，日本政府，一直企圖改善和毛共關係，主張舉行政府間談判，今年初自民黨幹事長保利茂還親函周恩來願赴中國大陸與毛共商談，但均爲毛共所堅拒，而且指自民黨政府爲反動政府，是「美帝」附庸。但自今年七月六日田中角榮出任自民黨內閣總理後，毛共立刻對田中政府發動突擊攻勢，邀請田中訪問中國大陸，商討「日中關係正常化」問題。這是一項反常的現象。

依照毛共原來所提出的「日匪建交」條件，堅持下列三項原則：（一）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承認台灣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三）中日和約爲非法，應予廢止。在田中角榮尚未當選自民黨總裁及登上首相地位之前，周恩來還表示未來新政府如能接受「日匪復交三原則」，歡迎新首相訪問北平。但我們看這次日匪雙方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所謂「日匪復交三原則」，除了第一項「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已正式列入聲明中第二項外，第二項「承認台灣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田中僅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毛共的這一立場」；至於第三項「中日和約是非法，

應予廢止」一點，根本在聲明中隻字未提。毛共所以對自民黨政府在政策上作一百八十度轉變，而且又放棄了原有的「日匪復交三原則」的強硬立場，採取了「低姿勢」，這裏包藏了極其險惡的陰謀禍心。是一種隱藏猙獰面目的策略運用。

另一方面田中政府決不會不知道毛共的企圖，也不會不知道自民黨內有識之士及多數國民的反對，更不會不了解中、美兩國不願見日本與毛共的勾搭；但仍一意孤行，與匪達成建交，自有其打算與妄想。此外，日本與毛共建交後對日本帶來的危機等等一連串問題，讓我們在下面作客觀的分析。

二 田中政府與毛共建交的目的

毛共在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之後，爲了打開因「文革」而造成的外交上孤立局面，發動對外笑臉攻勢，因此引起了一般民主國家對毛共政權的幻想。一九七〇年聯合國大會對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才出現了兩票逆差；繼之，加拿大、義大利、智利等國，又相繼承認毛共政權，國際親共姑息逆流，就波濤洶湧，衝擊每一個國家，日本亦遭到同樣衝擊，姑息氣氛早已瀰漫全國。到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森宣佈決定訪問中國大陸及八月十六日實施新經濟措施後，前者在政治上，無疑對日本是當頭棒喝，認爲美國背棄諾言，事前未與日本磋商，在對毛共政策上作此重大轉變，是出賣日本行爲；後者在經濟上，日本受損最重，亦是一項對日本的打擊行動。當時的佐藤政府，曾受到黨內外嚴厲的指責。在國會中，野黨曾聯合提出對福田赴美外相及田中角榮通產相不信任案。雖然在佐藤首相控制下，否決了上項不信任案，但主張擺脫美國羈絆，採取自主外交的空氣，仍極爲濃厚。尤其同年十月毛共政權混入聯合國後，更是甚囂塵上。

今年二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與周恩來會談，繼之五月訪問莫斯科與布里茲涅夫、柯錫金會談，使美、匪、蘇三角關係愈形複雜；雖然一月初有日美聖克里門高層會談，一月底蘇俄外長葛羅米柯訪日與福田外相舉行第二次日俄外長會議，顯示美、蘇兩國極力拉攏日本。但日本因「尼克森震撼」對美國已喪失信心；對蘇俄舊仇未消，亦難於恢復信心；因此，不欲與美國和蘇俄關係有進一步發展。因爲日本要想從「經濟大國」步入「政治大國」，

想突破美、匪、俄三極關係在亞洲另成一霸，除非完全擺脫對美國的依賴，否則永遠無法構成四極關係。而且日本認為五月美俄高層會談之後，已重建了美俄共霸之局。如果達成與毛共建交，不僅藉此可擺脫美國羈絆與對蘇俄的壓制，而且還反可使美國和蘇俄對日本的讓步與加緊爭取。加以田中政府成立後，在三木武夫、大平正芳慫恿、支持及毛共極力拉攏下，才導致了日本與毛共迅速建交的實現。

所以田中政府與毛共建交的第一個目的，旨在脫離美國的桎梏，藉日匪建交，作為推行自主獨立外交的試金石。而且田中要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搶先完成這項任務，否則尼克森再度當選之後，來自美國的阻力必會增大。同時，田中政府完成與毛共建交之後，立即派出前外相愛知揆一、前經濟企劃廳長官木村俊夫、外務次官青木正久為特使，分訪泰國、菲律賓、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越南、高棉、寮國等九個亞洲國家；大平外相又親赴澳洲、紐西蘭、美國、蘇俄訪問，除了說明日本與毛共建交立場及聽取各國領袖對此之反應外，亦是日本推行自主獨立外交的第二步準備行動，尤其是大平的訪蘇，更是日本自主獨立外交能否有成的關鍵。

田中政府與毛共建交的第二個目的，是為鞏固它的政權。因為田中這次當選自民黨總裁並出任首相，是背叛了佐藤前首相的意旨，與黨內反主流派的三木武夫、大平正芳結合，打敗主流派的福田起夫。因此在黨內與元老派、福田派、園田派形成對立；福田派、園田派與佐藤派的保利茂系已組成「八日會」，與田中對抗，反田中勢力相當強大，其政權極不穩固。而且田中與三木、大平聯合競選時，以「日匪關係正常化」為條件，田中要三木、大平派繼續支持，非達成與毛共建交不可。加以此次日本與匪建交，社會黨、公明黨是主要牽線人，一致主張與毛共建交，如果田中與周恩來談判失敗，不但三木、大平等將反對田中，社會黨、公明黨亦必加以猛烈攻擊；田中內閣隨時有被推翻可能。田中為鞏固政權，亦非達成與毛共建交不可。

田中政府與毛共建交第三個目的，在迎合官僚、政客、財閥的意志。前兩者均挾匪以自重，田中為了減少政治上阻力，只有與毛共建交，才能緩和此等官僚、政客的壓力。後者對毛共貿易，抱有幻想，過去會強烈要求日本與毛共建交，取銷「吉田書簡」及擴大與毛共貿易。田中因與財界無深厚淵源，需要藉與匪建交爭取彼等之支持，同時，由於美國實施新經濟措施，對日

本經濟上壓力甚大；西歐、中南美諸國，亦對日本傾銷政策不滿而採取對抗行動。中國大陸資源既豐，市場又廣，人口衆多；目前正推進「第四次五年經濟建設計劃」，需要日本在經濟上大量支援，所以對擴大貿易，抱有幻想。一旦日匪建交，既可滿足財閥慾求，且在經濟上亦可擺脫對美國的依賴。因為一直到現在，日本對外貿易，美國佔三分之一。目前正遭受美國的強大壓力。如果因日匪建交而達成擴大與毛共貿易目的，則穩定田中政權，亦有重大助力。

基於上述客觀及主觀情勢的需要，為了達成它自主獨立外交的妄想，為了鞏固它政權的安定，才不惜違背自民黨「日中復交協議會」決定的「對匪復交五原則」，又不考慮美國的態度和我國朝野的譴勸，更罔顧條約義務與日本憲法尊嚴，採取了與毛共建交的背信忘義行爲。

三 毛共與日本建交的陰謀

毛共政權自「九全大會」之後，對外發動笑臉攻勢，日本無疑是毛共爭取主要對象，因佐藤政府反共態度堅定，毛共無機可乘，故寄望於佐藤以後的新內閣。在方式上，一面極力攻擊佐藤政府，培養自民黨內親毛共勢力，俾一九七二年佐藤任期屆滿後，能出現一親毛共內閣。另一方面，加強對日統戰活動，滲透到新聞、輿論界，在野各政黨、各財團、各企業，凡能影響日本政治的一切力量，均在爭取之列。一九七〇年八月，毛共先唆使居留北平達十二年之久的日本地下大使西園寺公一返回東京，設立辦事處，從事公開親毛共活動。其主要任務在拉攏自民黨內親毛派與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等在野政黨相結合，成立聯合陣線，策動日匪復交運動。同年十二月所成立的超黨派組織「日中國交回復促進議員連盟」，即是在西園寺斡旋、策動下完成。該連盟參加各黨議員達三百九十七人之多，其中自民黨議員有九十四人，其餘社會黨、公明黨、日本共產黨議員全體參加；民社黨除少數議員外，亦幾乎全部加入，聲勢相當龐大。並由自民黨前外相藤山愛一郎擔任會長。該會成立後，使日匪建交運動，掀起高潮。

一九七一年三月底，乘世界乒乓球大會在日本舉行時，毛共派「中日友好協會」副秘書長王曉雲以「中共代表團」副團長名義到日本活動。王曉雲

爲毛共對日統戰工作領袖之一，其在日本訪問四十天中，足跡遍及日本各大都市，除與各地財經界領袖及重要企業、廠商負責人晤談，極力誘使工商界人士訪中國大陸外，亦與各政黨、文化界人士晤談；自民黨領袖藤山愛一郎、大平正芳、三木武夫等亦均在其會晤之列。其所到之處，均以貿易爲餌，誘惑財經界人士向毛共靠攏，一時使日本親毛共氣氛，瀰漫全國。王曉雲返回北平之後不久，毛共立即發動邀請攻勢，由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所率領的該黨代表團、「關西財界訪問團」、「日中國交回復促進議員連盟代表團」、「東京經濟人訪中國」等，均在這段時間內赴中國大陸訪問，繼之，「中日友好協會」負責人王國權，又啣命赴日活動，進一步與日本各界負責人勾搭，再度造成日本親匪高潮。

經過王曉雲、王國權訪日旋風之後，毛共在日本統戰工作已開花結果。所謂「日匪關係正常化」已臻成熟階段。毛共利用此種有利形勢，從今（一九七二）年初起，因早料佐藤將在收回琉球後辭職，故其工作重心，在製造親匪政權。自民黨總裁選舉前邀請三木武夫訪問北平，策動輿論大事渲染「脫佐藤路線」、「阻止佐藤亞流內閣」，一面促成田中、大平、三木聯合競選，打擊福田。田中當選之後，又立即邀請社會黨前委員長佐佐木更三及公明黨竹入委員長訪匪，從事牽線工作。另一方面，毛共又派對日統戰重要幹部蕭向前出任「日中備忘錄貿易辦事處」駐東京代表及「中日友好協會」副祕書長孫平化率領「上海舞劇團」訪日，並透過各類方式，誘使田中、三木、大平之流入數。

論田中首相，在佐藤執政八年中，先任自民黨幹事長六年，後轉任通產大臣；原爲佐藤派嫡系，應屬毛共打倒目標。但毛共竟一反過去對自民黨態度，極力拉攏，並歡迎其訪問北平，毛共之陰謀企圖，自可想見。

毛共對日本策略上作此重大轉變，不外有下列五個因素：

(一)緩和其內部危機：毛共內部危機嚴重，爲週知之事實，尤其去年林彪事件發生後，其政權已搖搖欲墜。而林彪被整的原因之一，係起於反對毛周聯美政策。但今年二月尼周會談結果，毛共一無所獲；爲挽回聯美政策的失敗，緩和內部危機，所以不惜以「存大同，棄小異」來與日本建交。

(二)破壞日美關係：毛共赤化日本最大障礙爲日美現存的安保體制。毛共欲破壞日美安保條約及逼使美軍退出日本，已非一日，但始終無法得逞。

日毛建交後的日本危機

因日美安保條約之簽訂，其目的在防堵毛共與蘇俄侵略及維護遠東安全。一旦日匪建交，該約實質上已無意義。加以毛共勢力公開進入日本後，更可策動破壞日美安保體制，從根本上拆散日美合作關係。

(三)企圖孤立我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存在，是共匪心腹之患，去年毛共混入聯合國後，以爲我們在國際上將會孤立，但一年餘來，不但我們屹立不搖，且在經濟上有飛躍發展。毛共無能以武力來侵犯我們，而妄圖從經濟上制服我們——壓迫日本與我斷絕經濟關係。

(四)阻止日俄接近：日俄兩國雖在一九五六年以發表共同聲明方式恢復邦交，但正式和約迄未簽訂，兩國關係，非常冷淡。但自今年一月葛羅米柯外長訪日，與福田外相舉行第二次外長會議後，關係已見好轉；並決定在本年內開始和約談判及共同開發西伯利亞。毛共對日俄接近，最爲恐懼。因此必須搶先與日本建交，藉以阻止日俄接近，減少對毛共威脅。

(五)破壞亞洲國家反共團結：日本已是經濟大國，在亞洲有舉足輕重地位。其外交行動，會影響其他亞洲國家的政策。日匪建交，若干國家可能做尤。如果出現此種情勢，則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及亞太理事會（ASPAC）等組織，即使不立即瓦解，亦將徒具形式；毛共即可予以個別擊破。

基於以上因素，因此毛共必須極力拉攏日本，並達成建交，不僅可緩和其內部危機，且可達到破壞日美關係、孤立我國及破壞亞洲國家反共團結之目的。

四 日匪建交後日本的危機

日本與毛共建交，在日本外交上無疑是一件大事，就常理言，田中、大平之流返日之後，至少要大事誇耀一番，以顯示它的「貢獻」。但事實恰恰相反；田中等不但未大吹大擂，反立刻派出大平、愛知、青木、木村等爲特使，分向美、俄及亞太地區各自由國家說明日本與毛共建交的立場。顯示田中政府對日匪建交行爲，自感內疚，必須向有關國家解釋與求取諒解。事實上，根據各特使返國後的報告，各國對日本與毛共建交，都抱有憂慮與不安。尤其亞洲國家的態度更爲明顯。

田中政府這次與毛共建交，究竟能獲得何種利益，一般觀察家均表示懷疑。但由日匪建交給未來日本所帶來的危機，却顯而易見，尤其是下列六項，特別值得重視。

第一、從毛共對日本基本政策看，我們可以斷言毛共赤化日本的目標，依然沒有改變。從毛共過去二十餘年來所發表的公開和秘密的文件，何止千萬篇。其中較重要的，例如一九六一年二月九日毛澤東接見「日本勞動者教育協進會訪匪團」時，曾公開表示說：

「中（共）國重視日本的解放。世界革命第一次是蘇俄革命，第二次是中國革命都已完成，第三次是日本革命。等到日本被解放，東方也就被解放，世界革命也就宣告成功。」

這裏說明了赤化日本是共產黨赤化世界的最後目標。又如今年二月，尼克森與周恩來會談後所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周恩來曾強調說：

「中（共）國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對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願望。」很明顯的，這是鼓勵日本人民革命，推翻保守政府，樹立「人民政權」。

這次田中訪問北平時，曾要求周恩來不要支援日本共產黨，也不要對日輸出「革命」。周恩來的回答是：「革命是不能輸出的，中國共產黨從來不輸出它的革命。革命是自然發生的。」這些話的意義是相當深長的。

我們可以預見，日本與毛共建交以後，大批毛共間諜滲入日本，必將展開它的赤化陰謀。一九五五年印尼的政變，就是毛共所策動的最好的例證，日本亦將步其後塵，遭到同樣命運。

第二、自民黨內部紛爭的繼續擴大，不僅造成日本政局的不安，甚至有關到分裂可能。自民黨內部派系，原已相當複雜，在本屆總裁選舉中，因田中與三木、大平、中曾根（康弘）等派系結合，打擊福田，使福田與田中間對立形勢，非常尖銳。福田與田園（直）派、保利派等已組織「八日會」，公開與田中對抗。加以此次田中不顧自民黨「日中國交回復協議會」所決定的「對匪復交五原則」及要求田中與毛共談判「關係正常化」時，必須維持與中華民國包括外交關係在內的「從來關係」，使黨內右派如岸信介、石井光次郎、賀屋興宣等元老，非常憤慨。預料日本與毛共建交之後，黨內紛爭，必將擴大；導致政局不安。如果在未來衆院選舉中，自民黨無法獲勝，則

內部紛爭必將擴大，甚至有鬧到分裂可能。一旦出現此種局面，聯合政府成立的危機，亦將愈來愈大。

第三、日美安保體制遭到破壞，使日本乃至遠東安全面臨危機。日本憲法明文規定：「不得設置軍隊與放棄對外交戰權」。日本爲了防止匪俄的侵略，在一九五一年簽訂「舊金山和約」同時，與美國締結「日美安保條約」。日本獨立後得免於匪俄所乘，毫無後顧之憂的發展經濟建設，成爲經濟大國，日美安保體制實爲最重要因素。毛共爲赤化日本，二十餘年來，無時不在企圖破壞，但迄無法得逞。但日匪建交之後，情勢就有了極大改變，日美安保條約在本質上亦發生了變化，甚至在理論上該約已失去了存在的依據。今後毛共將運用包括與日本簽訂「互不侵略條約」等在內的各種方式，策動廢除安保條約。目前的日美安保條約自一九七〇年屆滿後，已成爲無限期條約，只要締約國一方提出廢約要求，一年後該約即告失效。因此該約本身極不安定，隨時有被破壞可能。一旦日美安保體制遭到瓦解，不但日本安全受到威脅，亞洲安全體制亦將被摧毀，其後果極爲嚴重。

第四、日本在經濟上將發生危機。現在日本雖然是經濟大國，但它的基礎非常脆弱。如果它得不到充分的原料供應和廣大市場的消化，日本經濟便要遭到窒息；同時世界任何地區發生動亂，任何一條水道發生政治風波，原料來源受阻，日本便會大起恐慌。田中政府以爲與中國大陸距離最近，妄想藉與毛共建交，俾使原料、市場兼而得之，使日本經濟繼續發展，不受動亂影響。但事實上大陸原料的取得，決非短期間之事，而且必須投入大量資金。至於大陸市場，由於毛共經濟結構與經濟政策與日本迥異，而且人民購買力薄弱，決非日本想像之易於推銷產品。不但如此，毛共與日本工業技術結合之後，它的產品，決不會作爲改善人民生活的資材，而供作輸出來爭取外匯。屆時至少在亞洲市場上，毛共產品成爲日貨的勁敵。同時，毛共勢力滲入日本之後，勞工運動必洶湧而起，罷工風潮，更所難免，不僅社會陷於混亂，生產亦將停滯，給日本經濟帶來危機。

第五、促成軍國主義的抬頭。日本民族富島國根性，凡事易走極端。一旦共產勢力在日本增長，極右的反對勢力，亦必隨之增長。尤其在日美安保條約成爲形式化或廢除之後，日本安全受到威脅，軍國主義思想，亦必開始抬頭，結果導致軍國主義復活。最近若干著名學者曾公開指出，一旦日匪建

交，爲對抗共產主義擴張，必然發生上述後果。如果日本軍國主義再度掀起，不僅日本人民將受其害，全亞洲人民亦將遭到浩劫。

第六、造成日本國際信譽的低落。「國無信不立」是一項世界公認的公理；而此次田中政府罔顧信義，單方面宣佈廢止「中日和約」，不僅與國際法原則不合，亦違反日本憲法第九十八條第二款之規定。因此，使日本戰後所建立之國際信譽，已被破壞無餘，而成爲日本歷史上永遠無法洗刷之污點。也造成了包括中國大陸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中國人及曾受日本蹂躪的亞洲人

國際貨幣制度改革問題

陳元

壹 問題所在

美國國際收支長期逆差致使大量美元外流，泛濫於國際金融市場。由一九六三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年間，除了六六、六八和六九這三年稍有盈餘之外，其餘七年都有赤字。尤其是一九七〇年的逆差達一〇七億，七一年達三〇五億，七二年至九月底據估計亦已達九〇億美元。十年間順逆差相抵，美元外流達五三九億。大量「不需要」的美元，由利息低的地區向利息高的地區，由貨幣弱的地區向貨幣強的地區流竄。所到之處造成經濟膨脹，貨幣強的地區國家乃不能不設法防範，而美元的價值在供過於求的情勢下，低落在官價以下，在歐洲市場常遭拒絕接受，或被限低價兌換或小額兌換。一九七一年七月間，美國政府鑑及國際收支逆差將達驚人數量，而向來賴以均衡逆差的國際貿易亦復出現七十五年來所未有的入超，此所以尼克森不得不於八月十五日宣佈新經濟措施。對內以實施所得政策，管制物價和工資爲主；對外則徵收進口附加稅百分之十，並停止以黃金收兌各國政府所持有的美元。除了經

國際貨幣制度改革問題

民內心更深的「仇日」心理。毛共與日本建交後不久，泰國官方人士曾坦率表示：「田中毀約背信行爲，證明日本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與日本人來往務須小心，假如他日對日本有利，亦將出賣『我們』」。又最近日本訪韓特使木村俊夫謁見朴正熙總統時，朴氏曾面告木村，日匪建交除已傷害台灣外，指出第二個犧牲者將是韓國。上述泰、韓兩國已對日本開始不再信任，不難想像其他國家，亦均有同樣感觸。故田中不義行爲，將成日本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

濟手段之外，並施行政治壓力，要求各工業國將其貨幣對黃金或對美元升值，美元則對黃金貶值七·八九%；此外並要求貿易對手國對美國在貿易上有所讓步。

儘管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康納利讚譽尼克森的新經濟措施是美國四十年來最重要的措施，然而，這措施並沒有能够基本上挽救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頹勢，同時，國際貨幣的問題也依然存在。

國際貨幣制度的基本問題，在於它以美元爲國際通用貨幣。美元的價值原來是建築在它所代表的黃金價值之上。戰後，美國政府握有黃金二百四十餘億美元，而所發行美鈔尚不及黃金所值之數，所以美元有十足準備，比黃金運用更爲便利，所以一般人認爲「比黃金更好」。此後，由於美國黃金外流，從一九六八年春以來，一直保持着庫存價值一一〇億元上下的黃金；同時，美元的發行量大爲增加，僅僅流於海外的部份現在已達六百億。因此，現在支持美元的，已經不是美國庫存的黃金，而是美國的經濟力量，持有美元者可以向美國購買商品和勞務而已。

世界對於美元作爲國際貨幣信任已經動搖，美國自己也不願意繼續以美